唐語林/卷二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政事下

宣宗密召學士韋澳，屏左右，謂澳曰：「朕每與節度、觀察、刺史語，要知所委州郡風俗物產，卿采訪撰次一書進來。」澳即采十道四藩誌，撰成，題曰《處分語》，自寫面進，雖子弟不得聞。後數日，薛弘宗除鄧州刺史，澳有別業在南陽，召弘宗餞之。弘宗曰：「昨日中謝，聖上處分當州事驚人。」澳訪之，即《處分語》中事也。

宣宗獵城西，及渭水，見父老數十人，於佛祠設齋。上問之，父老曰：「臣醴泉縣百姓，本縣令李君奭有異政，考秩已滿，百姓借留，詣府乞未替，來此祈佛。」上歸，於禦扆大書君奭名。中書兩擬醴泉令，上皆抹去之。逾歲，懷州刺史闕，請用人，御筆曰：「醴泉縣令李君奭可為懷州刺史。」人莫測也。君奭中謝，上諭其事。

宣宗厚待詞學之臣，於翰林學士恩禮特異，宴遊無所間，惟於遷轉皆守常法。皇甫珪自吏部員外郎召入，改司勛員外，計吏員二十五個月，轉司封郎中，知制誥。孔溫裕自禮部員外郎改司封員外，召入二十五個月，改司勛郎中，知制誥。

樂工羅程者，善彈琵琶，為第一，能變易新聲。得幸於武宗，恃恩自恣。宣宗初，亦召供奉。程既審上曉音律，尤自刻苦，往往令侍嬪御歌，必為奇巧聲動上，由是得幸。程一日果以眥睚殺人，上大怒，立命斥出，付京兆。他工輩以程藝天下無雙，欲以動上意。會幸苑中，樂將作，遂旁設一虛坐，置琵琶於其上。樂工等羅列上前，連拜且泣。上曰：「汝輩何為也？」進曰：「羅程負陛下，萬死不赦。然臣輩惜程藝天下第一，不得永奉陛下，以是為恨。」上曰：「汝輩所惜羅程藝耳，我所重者高祖、太宗法也。」卒不赦程。

故事：每罷左護軍，由右出；罷右護軍，由左出；蓋防微也。宣宗既以法馭下，每罷去，輒令自本軍出，中外不能測。

宣宗雖寬仁愛人，然刻於用法，嘗曰：「犯朕法，雖我子弟亦不宥。」內外由是畏憚。

優人祝漢貞者，累朝供奉，滑稽善伺人意，出口為七字語。上有指顧，遽令摹詠，捷若夙篝，尤為帝所喜。上行幸，召漢貞前，抵掌笑談，頗言及外間事。上正色曰：「我養汝輩供戲樂耳，敢干預朝政耶？」遂疏之。後其子犯贓，上命杖殺，而徙漢貞於邊。

柳僕射仲郢任鹽鐵使，奉敕：醫人劉集宜與一場官。集醫行閭閻間，頗通中禁，遂有此命。仲郢手疏執奏曰：「劉集之藝若精，可用為翰林醫官，其次授州府醫博士。委務銅鹽，恐不可責其課最。又場官賤品，非特敕所宜，臣未敢奉詔。」宣宗御筆批：「劉集與絹百匹，放東回。」數日，延英對，曰：「卿論劉集大好。」

宣宗獵苑北，見樵者數人，因留與語。言涇陽百姓，因問：「邑宰為誰？」曰：「李行言。」「為政何如？」曰：「性執滯。有劫賊五六人匿軍家，取來直不肯與，盡杖殺之。」上還宮，以書其名帖於殿柱上。後二年，行言領海州，中謝。上曰：「曾宰涇陽否？」對：「在涇陽二年。」上曰：「賜金紫。」再謝，上曰：「卿知著紫來由否？」行言奏不知。上顧左右，取殿柱帖子來宣示。

宣宗微疾，召醫工梁新對脈(原註：禁中以診脈為對脈)。數日，自陳求官，不與，但每月別給錢三百緡。

高尚書少逸為陝州觀察使，有中使於石硤驛怒餅餌黑，鞭驛吏見血。少逸封餅以進，中使亦自言。上怒曰：「高少逸已奏來。深山中如此食，豈易得也？」遂謫配恭陵，復令過陝赴洛。

宣宗賜鄭光雲陽、鄠縣田，皆令免稅。宰臣奏不可。上曰：「朕初不思爾。卿等每為匡救，必極言毋避。親戚之間，人所難言，苟非忠愛，何以及此！」

鄭光，宣宗之舅，別墅吏頗恣橫，為里中患。積歲征租不入。戶部侍郎韋澳為京兆尹，擒而械系之。及延英對，上曰：「卿禁鄭光莊吏，何罪？」澳具奏之。上曰：「卿擬如何處置？」澳曰：「臣欲寘於法。」上曰：「鄭光甚惜，如何？」澳曰：「陛下自內庭用臣為京兆，是使臣理畿甸積弊。若鄭光莊吏積年為蠹，得寬重典，則是朝廷之法獨行於貧下，臣未敢奉詔。」上曰：「誠如此。但鄭光再三幹朕，卿與貸法，得否？不然，重決貸死，可否？」澳曰：「臣不敢不奉詔，但許臣且系之，俟征積年稅物畢放出，亦

可為懲戒。」上曰：「可也。為鄭光所稅擾鄉，行法自近。」澳自延英出，徑入府杖之，征欠租數百斛，乃縱去。

宣宗京兆府有厭蠱獄，作符劾者郭群，屬飛龍，三牒不可取。韋澳入奏之，上曰：「郭群屬飛龍，不錯否？」翌日，內養押郭群付府。

宣宗每行幸內庫，以紫衣金魚、朱衣銀魚三二副隨駕，或半年或終年不用一副，當時以得朱、紫為榮。

宣宗坐朝，次對官趨至，必待氣息平均，然後問事。令狐綯進李遠為杭州，上曰：「我聞李遠詩雲，『長日惟消一局棋』，何以臨郡？」對曰：「詩人言，不足有實也。」仍薦廉察可任，乃許之。

宣宗視遠《郡謝上表》，左右曰：「不足煩聖慮。」上曰：「遠郡更無非時章奏，只有此《謝上表》，安知其不有情懇乎？吾不敢忽。」

宣宗暇日，召翰林學士韋澳入。上曰：「要與卿款曲。少間出外，但言論詩。」上乃出詩一篇。有小黃門置茶床訖，亟屏之。乃問：「朕於敕使如何？」澳曰：「威制前朝無比。」上閉目搖手曰：「總未，依前怕他。在卿如何，計將安出？」澳既不為之備，率意對曰：「謀之於外庭，即恐有太和事，不若就其中揀拔有才者，委以計事。」上曰：「此乃末策。朕行之。初擢其小者，至黃、至綠、至緋，皆感恩；若紫衣掛身，即合為一片矣。」澳漸汗而退。

大中初，雲南朝貢及西川質子人數漸多，節度使奏請厘革。有诇人錄詔報雲南，雲南詞不遜。詞云：「一人有慶，方當萬國而來朝；四海為家，豈計十人之有費。」爾後納貢不時，境上騷擾。宣宗崩，命內臣告哀，行及其國。南詔王豐祐已死，子坦綽酋龍繼立，號曰「驃信」，凶很悖慢。謂：「我國亦有喪，朝廷不賜吊問，詔書又賜故王。」於是待使者禮薄，旋又累犯封疆，掠越巂。朝廷以驃信名近廟諱，復無使朝貢，不告國喪，遂絕冊立吊祭使。杜悰再入輔，議曰：「雲南向化七十餘年，瀘水之陰，弓弛甲解，諸蠻納職如編甿，撫慰懷來，不勞籌策。悰二十年間再領西蜀，近者費用多於往年，聚蓄不得盈實，今者雖起釁端，未深為敵，宜化以禮誼。夷狄之君，立名犯上，難為奏聞，下詔令其改更。縱未行典冊，且發使吊祭，以恩信全其國禮。詔清平官已下，諭其君長，名犯廟諱，朝廷未可便行冊命，驃信必遣使謝恩，易名獻貢。若不納使臣入國城，即遙

陳祭禮，令使臣錄文，並賻贈帛以送驃信，具報清平官已下。」乃命左司郎中孟穆為雲南吊祭宣撫冊命使，已報破越嶲，攻邛崍關，使臣逗留數月不發。未幾，悰出鎮鳳翔，議多異同，復言未可發使，乃詔西川令遣使示朝旨。爾後連陷城邑，征兵討逐，朝貢遂絕。

宣宗時，党項叛擾，推其由，乃邊將貪暴，利其羊馬，多欺取之。始用右諫議大夫李福為夏州節度，刑部侍郎畢誠為邠寧節度，大理卿裴識為涇原節度。發日，臨軒戒敕。

宣宗時，浙東觀察李訥為軍士所逐，貶朗州刺史。訥褊狷，遇軍士不以禮，遂及於難。監軍使王宗景撫循無狀，杖四十，流恭陵。自此戎臣失律，監軍使皆從坐。

大中十二年後，藩鎮繼有叛亂，宣州都將康全泰逐觀察使鄭薰，湖南都將石再順逐觀察使韓琮，廣州都將王令寰逐節度使楊發，江西都將毛鶴逐觀察使鄭憲。宣宗命淮南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崔鉉兼領宣、池、歙三州觀察使，以宋州刺史溫璋為宣州刺史，以右金吾將軍蔡襲為湖南觀察使，以涇原節度使李承勛為廣州節度使，以光祿卿韋宙為江西觀察使，以鄰道兵送赴任，諸州皆平。

令狐公綯，文公楚之子也。自翰林入相，最承恩澤。先是宣宗詔諸州刺史，秩滿不得徑赴別郡，須歸朝奏對後，許之任。綯以隨、房鄰地，除一故舊，徑令赴州。上覽《謝上表》，因問綯曰：「此人緣何得便之任？」對曰：「比近換守，庶幾其便於迎送。」上曰：「朕以比來郡守因循，故令至京師，親問其施設優劣，將行黜陟。此令已行而復變之，宰相可謂有權。」時方寒，綯汗透重裘。上留意郡守，凡選尤難其人。(案：此下有脫文)

宣宗在位逾一紀，憂勤無怠。天下雖小康，而間水旱。又宣、洪、潭、青、廣等數郡軍亂，蓋將帥失於統御，而不日安輯，時稱小太宗。

大中已後，宰相堂判無及路巖者。杜尚書悰，悰之弟，守泗州，為龐勛所圍，以孤城自全；高錫望守滁州，嬰城固拒而死。巖判崔雍狀云：「錫望守城而死，已有追崇；杜悰孤壘獲全，尋加異獎。」

王尚書式，僕射起之子，見重於武宗。嘗自薦於上，稱有文武才。式有武幹，善用兵。既平浙東，徐州溫璋失守。朝廷以彭門頻年逐帥，乃自河陽移式，領河陽全軍赴任。駐

軍境外而緩進。徐州將士自王智興後，驕橫難制。其銀刀都父子相承，每日三百人守衛，皆露刃坐於兩廊夾幕下，稍不如意，相顧笑議於飲食間，一夫號呼，眾卒相和。節度多懦怯，聞亂則後門逃去，如是且久。聞式至境，先遣衙隊三百人遠接。式衩衣坐胡床受參，乃問其悖慢之罪，命盡斬於帳前。既而後來者莫知前者已死，又斬之。數日，銀刀都數千人殆盡。徐州軍士平居自恃吞噬，及式衣襖子半臂，曳履危坐，拱手栗縮就死，無一人敢拒者。其後親戚相訝，不能自知焉。式既視事，余黨並遠配，郡中小安矣。

式初為京兆少尹，多從前訶者令遠，時或避之他適，京城號為「鄧子」。性放率，不拘小節。長安坊中有夜攔街鋪設祠樂者，遲明未已，式過之，駐馬寓目。巫者喜，奉主人杯，跪獻於馬前曰：「主人多福！感達官來，顧酒味稍美，敢進壽觴。」式取而飲之。行百餘步復回，曰：「向之酒甚惡，可更一杯。」復據鞍引滿而去，其放率如此。

太宗閱醫方，見明堂圖，人五臟之系，咸附於背。乃愴然曰：「今律杖笞背，奈何髀背分受？」乃詔不得笞背。

梁公以度支之司，天下利害，郎嘗闕，求之未得，乃自職之。

高宗時，司農欲以冬藏余菜賣之。以墨敕示僕射蘇良嗣。良嗣判曰：「昔公儀相魯，猶拔園葵，況臨萬乘而販蔬鬻菜？」上從之，不行。

開元始年，上悉出金銀珠玉錦繡之物於朝堂，若山積，皆焚之，示不復御用。

姚開府凡三為相，皆兼兵部。軍鎮道里與騎卒之數，皆能暗計之。

郭尚書元振，始為梓州射洪尉，征求無厭，至掠部人賣為奴婢者甚眾。武后聞之，使籍其家，唯有書數卷。後令問其資財所在，皆以濟人為對，於是奇而免之。大足年間，遷涼州都督。元振風神偉壯，善於撫禦。在涼州五年，夷夏畏慕，令行禁止，牛羊被野，路不拾遺，諸蕃聞風請朝獻。唐興以來，善為涼州者，郭居其最。

蘇頲，神龍中，給事中兼宏文館學士，轉中書舍人。時父瑰為宰相，父子同掌樞密，時人榮之。屬機事填委，凡制誥皆出其手。中書令李嶠嘆曰：「舍人思如泉湧，嶠所不及。」後為中書侍郎，與宋璟同知政事。璟剛正，多所裁斷，頲皆順從其美，璟甚悅之。嘗謂人曰：「吾與賢父子前後皆同時為宰相。僕射長厚，誠為國器；獻可替否，罄盡臣節，

頲過其父也。」後罷政，拜禮部尚書而薨。及葬日，元宗遊咸宜宮，將舉獵，聞頲喪出，愴然曰：「蘇頲今日葬，吾寧忍娛遊乎？」遂中路還宮。

姚崇以拒太平公主，為申州刺史，玄宗深德之。太平既誅，徵為同州刺史。素與張說不葉，說諷趙彥昭彈之，玄宗不納。俄校獵於渭濱，密令會於行所。玄宗謂曰：「卿頗獵乎？」崇對曰：「此臣少所習也。臣年三十，居澤中，以呼鷹逐兔為樂，猶不知書。張璟藏謂臣曰：『君當位極人臣，無自棄也。』爾來折節讀書，以至將相。臣少為獵師，老而猶能。」上大悅，與之偕為臂鷹，遲速在手，動必稱旨。玄宗歡甚，樂則割鮮，間則咨以政事。備陳古今理亂之本上之，可行者必委曲言之。玄宗心益開，聽之宜宜忘倦，軍國之務，咸訪於崇。崇罷冗職，修舊章，內外有敘。又請無赦宥，無度僧，無數遷吏，無任功臣以政，玄宗悉從之，而天下大理。

李當尚書鎮南梁，境內有朝士莊產，子孫僑寓其間，而不肖者相效為非。前牧以其各有階緣，弗克禁止，閭巷苦之。當嚴明有斷，處分寬織篾籠，召其尤者，詰其家世譜第，在朝姻親。乃曰：「郎君藉如是地望，作如此行止，無乃辱於存亡乎？今日所懲，賢親眷聞之，必賞老夫，勉旃。」遽命盛以竹籠，沉於漢江。由是其儕惕息，各務戢斂焉。

崔玨二子凶惡，節度使劉都尉判之曰：「崔氏二男，荊州三害，不免行刑也。」

梨園弟子有胡雛，善吹笛，尤承恩。嘗犯洛陽令崔隱甫，已而走禁中。玄宗非時托以他事召隱甫對，胡雛在側，指曰：「就卿乞得此否？」隱甫奏曰：「陛下此言，是輕臣而重樂人也，臣請休官！」再拜而出。玄宗遽曰：「朕與卿戲。」遂令曳出，才至門外，杖殺之。俄而復敕釋放，已死矣，乃賜隱甫絹百匹。

劉忠州晏，通百貨之利，自言如見地上錢流。每入朝乘馬，則為鞭算。嘗言居取安便，不務華屋；食取飽適，不務多品；馬取穩健，不務毛色。

江淮賈人，有積米以待踴貴。畫圖為人，持米一斗，貨錢一千，以懸於市。揚州留後徐粲杖殺之。

李惠登自軍吏為隨州刺史，自言：「吾二名惟識『惠』字，不識『登』字。」為政清淨無跡，不求人知，兵革之後，闔境大化。

武相元衡遇害，朝臣震恐，多有上疏請不窮究。獨尚書左丞許孟容奏「當罪京兆尹，誅金吾鋪官，大索求賊」，行行然有前輩風采。時京兆尹裴武問吏，吏曰：「殺人者未嘗得脫。」數日，果擒張晏輩。

王悅為盩鎮將，清苦肅下。有軍士犯禁，杖而枷之，約曰：「百日乃脫，未及百日而脫者死。」又曰：「我死則脫，爾死則脫，天子之命則脫。非此，臂可折，約不可改也。」由是秋毫不犯。

李建為吏部郎中，嘗曰：「方今秀茂皆在進士。使吾得志，當令登第之歲，集於吏部，使尉緊縣；既罷復集，使尉望縣；既罷又集，使尉畿縣；而升於朝。大凡中人三十成名，四十乃至清列，遲速為宜。既登第，遂食祿；既食祿，必登朝，誰不欲也？無淹滯以守常限，無紛競以求再捷。下曹得其修舉，上位得其更歷。就而言之，其利甚溥。」議者是之。

文學

文中子見王勃少弄筆硯，問曰：「爾為文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因與題《太公遇文王贊》。曰：「姬昌好德，呂望潛華。城闕雖近，風雲尚賒。漁舟倚石，釣浦橫沙。路幽山僻，溪深岸斜。豹韜攘惡，龍鈐辟邪。雖逢相識，猶待安車。君王握手，何期晚耶？」

杜淹，國初為掾吏，嘗業詩。文皇勘定內難，詠鬥雞寄意曰：「寒食東郊道，飛翔競出籠。花冠偏照日，芥羽正生風。顧敵知心勇，先鳴覺氣雄。長翹頻埽陣，利距屢通中。」文皇覽之，嘉嘆數四，遽擢用之。

王勃凡欲作文，先令磨墨數升，飲酒數杯，以被覆面而寢。既寤，援筆而成，文不加點，時人謂為腹槁也。

駱賓王年方弱冠，時徐敬業據揚州而反，賓王陷於賊庭，其時書檄皆賓王之詞也。每與朝廷文字，極數偽周，天後覽之，至「蛾眉不肯讓人，狐媚偏能惑主」，初微笑之。及見「一抔之土未幹，六尺之孤安在？」乃不悅曰：「宰相因何失如此之人！」蓋有遺才之恨。

徐敬業十餘歲時，射必溢鏑，走馬若飛。英公每見之曰：「此兒相不善，將赤吾族也。」

蘇頲少不得父意，常與仆夫雜處，而好學不倦。每欲讀書，患無燈燭，嘗於馬廄竈中，吹火照書誦焉，其苦學如此。

長安春時，盛於遊賞。蘇頲應制詩云：「飛埃結紅霧，遊蓋飄青雲。」玄宗覽之嘉賞，遂以禦花親插頲巾上。

玄宗初即位，銳意政理，好觀書，留心起居註，選當時名儒執筆。其稱職者雖十數年不去，多則遷名曹郎兼之。自先天初至天寶十二載冬季，成七百卷，內起居註為多。

開元二年春，上幸寧王第，敘家人體。樂奏前後，酒食沾賚，上不自專，皆令稟於寧王。上曰：「大哥好作主人，阿瞞但謹為上客。」(原註：上禁中常自稱阿瞞)明日，寧王與岐、薛同奏曰：「臣聞起居註必記天子言動，臣恐左右史記敘其事，四季朱印聯(案：此上文有脫誤)牒送史館，附依外史。」上以八分為答詔，謝而許之。至天寶十二載冬季，成三百卷。率以五十幅黃麻為一軸，用雕檀軸紫龍鳳綾標。寧王每請百部納於史館。上命宴侍臣以寵之。上寶惜此書，令別起閣貯之。及祿山陷長安，用嚴、高計(原註：祿山謀主嚴莊、高尚等)，未升宮殿，先以火千炬焚是閣，故《玄宗實錄》百不敘其三四，以是人間傳記尤眾。

李白名播海內，玄宗見其神氣高朗，軒然霞舉，上不覺忘萬乘之尊，與之如知友焉。嘗制《胡無人》云：「太白入月敵可摧。」及祿山犯闕，時太白犯月，皆謂之不凡耳。

天寶中，國學增置廣文館，以領詞藻之士。滎陽鄭虔久被貶謫，是歲始還京師參選，除廣文館博士。虔茫然曰：「不知廣文曹司何在？」執政謂曰：「廣文館新置，總領文詞，故以公名賢處之。且令後代稱廣文博士自鄭虔始，不亦美乎？」遂拜職。

鄭虔，天寶初協律，采集異聞，著書八十餘卷，人有竊窺其槁草，上書告虔私修國史，虔遽焚之。由是貶謫十餘年，方從調選，授廣文館博士。虔所焚槁既無別本，後更纂錄，率多遺忘，猶成四十餘卷。書未有名。及為廣文館博士，詢於國子司業蘇源明。源明請名為《會粹》，取《爾雅序》「會粹舊說」也。西河太守盧象贈虔詩云：「書名《會粹》才偏逸，酒號屠蘇味更醇。」即此也。

著作郎孔至撰《百家類例》，第海內族姓，以燕公張說等為近代新門，不入百家之數。

駙馬張垍，燕公子也，觀至所撰，謂弟埱曰：「多事漢！天下族姓何關汝事，而妄為升降？」埱與至善，以兄言告之。時工部侍郎韋述諳練士族，至書初成，以呈韋公，以為可行也。及聞垍言，恐懼，將追改之。韋曰：「文士奮筆將為千載之法，奈何以一言自動搖？有死而已，胡可改也？」遂不改。

長安菩薩寺僧宏道，天寶末，見王右丞為賊所囚於經藏院，與左丞裴迪密往還。裴說——賊會宴於太極西內，王閒之泣下，為詩二絕，書經卷麻紙之後，宏道藏之，相傳數世。其詞云：「萬戶傷心生野煙，百官何日更朝天？秋槐葉落空宮裏，凝碧池頭奏管弦。」又云：「安得舍塵網，拂衣辭世喧，翛然策藜杖，歸向桃花源。」

代宗獨孤妃薨，贈貞皇后。將葬，尚父汾陽王子儀在邠州，其子尚主，欲致祭。遍問諸吏，皆云：「古無人臣祭皇后之儀。」子儀曰：「此事須柳侍御裁之。」時殿中侍御史柳並，字伯存，掌書記，奉使在邠，即急召之。既至，子儀曰：「有切事，須藉侍御為之。」遂說祭事。殿中初亦對如諸人，既而曰：「禮緣人情。令公勛德，不同常人。且又為姻戚，今自令公始，亦謂得宜。」子儀曰：「正合某本意。」殿中草祭文，其官銜稱駙馬都尉郭曖父具官某，其文並敘特恩許致祭之意，辭簡禮備，子儀大稱之。

德宗暮秋獵於苑中。是日，天已微寒，上謂近臣曰：「九月衣衫，二月衣袍，與時候不相稱，欲遞遷一月，何如？」左右皆拜謝。翌日，命翰林議之，而後下詔。李趙公吉甫時為承旨，以聖人上順天時，下盡物理，表請宣示天下，編之於令。李相程初為學士，獨不署名，別狀奏曰：「臣謹按：《月令》『十月始裘』，《月令》是玄宗皇帝刪定，不可改易。」上乃止。由是與吉甫不協。

韋應物詩云：「書後欲題三百顆，洞庭須待滿林霜。」後人多說率爾成章，不知江左嘗有人於紙尾「寄洞庭霜三百顆」。

韓晉公治《左氏》，為浙江東西道制節。屬淮寧叛亂，發戎遣饋，案籍駢雜，而未嘗廢卷。在軍中撰《左氏通例》一卷，刻石金陵府學。

憲宗問宰相曰：「天子讀何書即好？」權德輿對曰：「《尚書》。哲王軌範，歷歷可見。」上曰：「《尚書》曾讀。」又問鄭余慶曰：「《老子》、《列子》如何？」奏曰：《老子》述無為之化，若使資聖覽，為理國之樞要，即未若《貞觀政要》。」

裴晉公平淮西後，憲宗賜玉帶。臨薨欲還進，使記室作表，皆不愜。乃令子弟執筆，口占狀曰：「內府珍藏，先朝特賜，既不敢將歸地下，又不合留向人間。謹卻封進。」聞者嘆其簡切而不亂。

晉公貞元中，作《鑄劍戟為農器賦》，首云：「皇帝之嗣位十三載，寰海既清，方隅砥平。驅域中盡歸力穡，示天下不復用兵。」憲宗平諸鎮，幾至太平，正當元和十三年。而晉公以儒生作相，竟為章武佐命。

楊京兆兄弟皆能文，為學甚苦。或同賦一篇，共坐庭石，霜積襟袖，課成乃已。

劉禹錫云：(案：此下至「芍藥和物之名也」一條，多稱劉禹錫雲，或聯書，或另條。蓋采自韋絢《劉公嘉話》，而中多譌脫，文義難通。今本《劉公嘉話》非完書，無可參校，姑仍其舊)與柳八、韓七詣施士丐聽《毛詩》，說「維鵜在梁」，梁，人取魚之梁也。言鵜自合求魚，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。譬之人自無善事，攘人之美者，如鵜在人之梁，毛《註》失之矣。又說「山無草木曰岵」，所以言：「陟彼岵兮」，言無可怙也。以岵之無草木，故以譬之。

因言「罘罳者，復思也。今之板障、屏墻也。天子有外屏，人臣將見，至此復思其所對易攵去就、避忌也。」「魏」，大「闕」，樓觀也。人臣將人，至此則思其遺闕。「桓楹」者，即今之華表也；桓、華聲訛，因呼為桓。「桓」亦丸丸然柱之形狀也。

又說：古碑有孔。今野外見碑有孔，古者於此孔中穿棺以下於墓中耳。

又說：《甘棠》之詩「勿拜，召伯所憩」，「拜」言如人身之拜，小低屈也。上言「勿翦」，終言「勿拜」，明召伯漸遠，人思不得見也。毛《註》「拜猶伐」，非也。又言：「維北有鬥，不可挹酒漿，」言不得其人也。毛、鄭不註。

劉禹錫曰：「為詩用僻字，須有來處。宋考功云：『馬上逢寒食，春來不見餳。』常疑之。因讀《毛詩》鄭《箋》說吹簫處，註云：『即今賣餳者所吹。』六經惟此中有『餳』字。吾緣明日重陽，押一『糕』字，續尋思六經竟未見有糕字，不敢為之。嘗訝杜員外『巨顙拆老拳』無據，及覽《石勒傳》云：『卿既遭孤老拳，孤亦飽卿毒手。』豈虛言哉！後輩業詩，即須有據，不可率爾道也。」

韋絢曰：「司馬墻何也？」曰：「今唯陵寢繞垣，即呼為司馬墻。」「而球場是也，不呼之何也？」劉禹錫曰：「恐是陵寢，即呼臣下避之。」

《詩》曰「我思肥泉」者，源同而分之曰「肥」也。言我今衛女嫁於曹，如肥泉之分也。

魏文帝詩云：「畫舸覆堤」，即今淮浙間<舟俞>船篷子上帷幕耳。《唐書・盧藩傳》言之。(案：《唐書》無《盧藩傳》。韋絢唐人，亦無引《唐書》之理，疑有脫誤)船子著油，(案：此下原闕一字)比惑之，見魏詩方悟。

又曰：「旄邱」者，上側下高曰「旄邱」，言君臣相背也。鄭《註》云：「旄當為{敕土}」，又言：「{敕土}未詳」，何也？

郭璞《山海經序》曰：「人不得耳聞，眼不見為無。」(案：今本《山海經序》無此二語，據文義，亦有脫誤)非也，是自不知不見耳，夏蟲疑冰之類是矣。仲尼曰：「加我數年，五十以學《易》，可以無大過矣。」又韋編三絕，所以明未會者多於解也。

有楊何者，有禮學，以廷評來夔州，轉雲安鹽官，因過劉禹錫之與，(案：此下原闕二字)何云：「仲尼合葬於防。防，地名。」非也。仲尼以開墓合葬於防；防，隧道也。且潸然流涕，是以合葬也。若謂之地名，則未開墓而已潸然，何也？

絢曰：「『五夜』者，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，更叠之。今唯言『乙夜』或『子夜』，何也？」未詳。

劉禹錫曰：茱萸二字，經二詩人用，亦有能否。杜甫言「醉把茱萸子細看」，王右丞「遍插茱萸少一人」，最優也。劉禹錫曰：牛丞相奇章公初為詩，務奇特之語，至有「地瘦草叢短」之句。明年秋，卷成，呈之，乃有「求人氣色沮，憑酒意乃伸」，益加能矣。明年乃上第。

楊茂卿云：「河勢昆侖遠，山形菡萏秋。」此詩題云「過華山下作」，而用蓮蓬之菡萏，極的當而暗靜矣。

劉禹錫曰：石季龍挾彈殺人，其兄怒之，其母曰：「健犢須走車破轅，良馬須逸鞭泛駕，然後能負重致遠。」蓋言童稚不奇，即非異器矣。

又曰：為文自鬥異一對不得。予嘗為大司徒杜公之故吏，司徒冢嫡之薨於桂林也，柩過渚宮，予時在朗州，使一介具奠酹，以申門吏之禮。為一祭文云：「事吳之心，雖云已矣；報智之志，豈可徒然！」「報智」人或用之，「事吳」自思得者。

柳八駁韓十八《平淮西碑》云：「『左飧右粥』，何如我《平淮西雅》云『仰父俯子。』」禹錫曰：「美憲宗俯下之道盡矣。」柳曰：「韓《碑》兼有帽子，使我為之，便說用兵討叛矣。」

劉禹錫曰：「韓《碑》柳《雅》，予詩云：『城中晨雞喔喔鳴，城頭鼓角聲和平，』美李尚書愬之入蔡城也，須臾之間，賊都不覺。又詩落句言，『始知元和十二載，四海重見升平時。』所以言十二載者，因以記淮西平之年。」

段相文昌重為《淮西碑》，碑頭便曰：「韓宏為統，公武為將。」用《左氏》：「欒書將中軍，欒黶佐之。」文勢也甚善。亦是效班固《燕然碑》樣，別是一家之美。

又曰：薛伯鼻修史，為愬傳：收蔡州，徑入為能。禹錫曰：「我則不然。若作史官，以愬得李祐，釋縛委心用之為能。入蔡非能，乃一夫勇耳。」

劉禹錫曰：《春秋》稱「趙盾以八百乘」，凡帥能曰「以」，由也，由趙盾也。

又曰：王莽以羲和為官名，如今之司天臺，本屬太史氏。故《春秋》史魚、史蘇、史亹，皆知陰陽術數也。

《南都賦》言「春茆夏韭」，子卯之卯也。而公孫羅云「茆，鳥卵。」非也。且皆言菜也，何「卯」忽無言？(案此句疑有脫誤)

方書中「勞薪」，亦有「勞水」者，揚之使水力弱，亦勞也。亦用「筆心」，筆亦心勞，一也。與「薪勞」之理，皆藥家之妙用。

又曰：近代有中正；中正，鄉曲之表也。藻別人物，知其鄉中賢愚出處。晉重之。至東晉，吏部侍郎裴楷乃請改為九品法，即今之上、中、下，分為九品官也。

王武子曾在夔州之西市，俯臨江岸沙石，下看諸葛亮八陣圖，箕張翼舒，鵝形鸛勢，聚石分布，宛然尚存。峽水大時，三蜀雪消之際，瀕滂滉瀁，大樹十圍，枯槎百丈，破礲巨石，隨波塞川而下。水與岸齊，雷奔山裂，聚石為堆者，斷可知也。及乎水已平，萬物皆失故態，惟陣圖小石之堆，標聚行列，依然如是者，垂六七百年間，淘灑推激，迨今不動。劉禹錫曰：「是諸葛公誠明，一心為先主效死。況此法出《六韜》，是太公上智之材所構。自有此法，惟孔明行之，所以神明保持，一定而不可改也。」東晉桓溫征蜀過此，曰：「此常山蛇陣，擊頭則尾應，擊尾則頭應，擊其中則頭尾皆應。」常山者，地名。其蛇兩頭，出於常山，其陣適類其蛇之兩頭，故名之也。」溫遂勒銘曰：「望古識其真，臨源愛往跡，恐君遺事節，聊下南山石。」

陸法和嘗征蜀，及上白帝城，插標，曰：「此下必掘得諸葛亮鏃。」既掘之，得箭鏃一斛。或曰：「當法和至此時，去諸葛亮猶近，應有人向說，故法和掘之耳。」法和雖是異人，必未知諸葛亮箭鏃在此也。

「諸葛亮所止，令兵士獨種蔓菁者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取其甲生啖，一也；葉舒者煮食，二也；久居則隨以滋長，三也；棄去不惜，四也；回則易尋而采之，五也；冬有根可劚食，六也。比諸蔬屬，其利博哉！三蜀之人今呼蔓菁為『諸葛菜』，江陵亦然。」

禹錫曰：「芍藥，和物之名也。此藥之性能調和物，或音『著略』，語譌也。」絢時獻賦，用此「芍藥」字，以「煙兮霧兮，氣兮靄兮」，言四物調和為雲也。公曰：「甚善。」因以解之。

白居易，長慶二年以中書舍人為杭州刺史，替嚴員外休復。休復有時名，居易喜為之代。時吳興守錢徽、吳郡守李穰皆文學士，悉生平舊友，日以詩酒寄興。官妓高玲瓏、謝好好巧於應對，善歌舞。從元稹鎮會稽，參其酬唱。每以筒竹盛詩來往。居易在杭，始築堤捍錢塘潮，鐘聚其水，溉田千頃。復浚李泌六井，民賴其汲。在蘇作詩，有「使君全未厭錢塘」之句。及罷，俸錢多留守庫。繼守者公用不足，則假而復填，如是五十餘年。及黃巢至郡，文籍多焚燒，其俸遂亡。

張宏靖十二世掌書命，至丞相。楊巨源贈公詩云：「伊陟無聞祖，韋賢不到孫。」當時稱其能與張氏說家門。巨源在元和，詩韻不為新語，體律務實，功夫頗深。自旦至暮，吟詠不輟。年老頭數搖，人言吟詩多所致。

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。韓公文至高，孟長於五言，時號「孟詩韓筆。」元和中，後進師匠韓公，文體大變。又柳柳州宗元、李尚書翺、皇甫郎中湜、馮詹事定、祭酒楊公，李公皆以高文為諸生所宗，而韓、柳、皇甫、權公皆以引接後學為務。楊公尤深於獎善，遇得一句，終日在口，人以為癖。長慶以來，李封州甘為文至精，獎拔公心，亦類數公。甘出於李相國宗閔下，時以為得人，然終不顯。又元和以來，詞翰兼奇者，有柳柳州宗元、劉尚書禹錫及楊公。劉、楊二人，詞翰之外，別精篇什。又張司業籍善歌行，李賀能為新樂府，當時言歌篇者，宗此二人。李相國程、王僕射起、白少傅居易兄弟、張舍人仲素為場中詞賦之最，言程試者宗此五人。伯仲以史學繼業。藏書最多者，蘇少常景鳳、堂弟尚書滌，諸家無比，而皆以清望為後來所重。景鳳登第，與堂兄特並時，世以為美。

呂衡州溫，祖延之、父渭，俱有盛名，至大官。家世碑誌不假於人，皆子孫自撰，云：「欲傳慶善於後嗣，儆文學之荒墜。」

裴晉公自為誌銘曰：「裴子為子之道，備存乎家牒；為臣之道，備存乎國史。」杜牧亦自銘曰：「嗟爾小子，亦克厥修。」此二銘詞簡而備。白居易亦自為銘。顏魯公在蔡州，知必禍及，自為誌銘置左右。

文宗皇帝曾制詩以示鄭覃，覃奏曰：「且乞留聖慮於萬幾，天下仰望。」文宗不悅。覃出，復示李宗閔，嘆伏不已，一句一拜，受而出之。上笑謂之曰：「勿令適來阿父子見之。」

文宗尚賢樂善罕比。每宰臣學士論政，必稱才術文學之士，故當時多以文進。上每視事後，即閱群書，至亂世之君，則必扼腕嗟嘆；讀堯、舜、禹、湯事，即灌手斂衽，謂左右曰：「若不甲夜視事，乙夜觀書，即何以為君？」試進士，上多自出題目。及所司試，覽之終日忘倦。嘗召學士於內庭論經，較量文章，宮人已下侍茶湯飲饌。李訓講《周易》，頗葉上意。時方盛夏，遂取犀如意賜訓，上曰：「與卿為譚柄。」讀高郢《無聲樂賦》、白居易《求元珠賦》，謂之「玄祖」。水部員外郎賈嵩說雲。

文宗好五言詩，品格與肅、代、憲宗同，而古調尤清峻。嘗欲置詩學士七十二員，學士中有薦人姓名者(原註：當時詩人李廓馳名，為涇原從事)，宰相楊嗣復曰：「今之能詩，無若賓客分司劉禹錫。」上無言。李玨奏曰：「當今起置詩學士，名稍不嘉。況詩人多窮薄之士，昧於識理。今翰林學士皆有文詞，陛下得以覽古今作者，可怡悅其間；有疑，

顧問學士可也。陛下昔者命王起、許康佐為侍講，天下謂陛下好古宗儒，敦揚樸厚。臣聞憲宗為詩，格合前古。當時輕薄之徒，摛章繪句，聱牙崛奇，譏諷時事，爾後鼓扇名聲，謂之『元和體』，實非聖意好尚如此。今陛下更置詩學士，臣深慮輕薄小人，競為嘲詠之詞，屬意於雲山草木，亦不謂之『開成體』乎？玷黯皇化，實非小事。」

文宗時，工部尚書陳商立《漢文帝廢喪議》。又立《左氏》學議，以「孔子修經，褒貶善惡，類例分明，法家流也。左丘明為魯史，載述時政，懼善惡失墜，以日系月，本非扶助聖言，緣飾經旨，蓋太史氏之流也。舉之《春秋》，則明白而有實；合之《左氏》，則叢雜而無征。杜元凱曾不思孔子所以為經，當與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周易》等列；丘明所以為史，當與司馬遷、班固等列。二義不侔，乃參而貫之，故微旨有所未盡，婉章有所未一。」其後吳郡陸龜蒙亦引啖助、趙匡為證，正與商議同。

進士李為作《淚賦》及《經》、《薄》、《暗》、《小》四賦，李賀作「樂府」，多屬意花草蜂蝶之間。二子竟不遠大，世言文字可以見分命之優劣。

上元瓦官寺僧守亮，通《周易》，性若狂易。李衛公鎮浙西，以南朝舊寺多名僧，求知《易》者，因帖下諸寺，令擇送至府。瓦官寺眾白守亮曰：「大夫取解《易》僧，汝常時好說《易》，可往否？」守亮請行。眾戒曰：「大夫英俊嚴重，非造次可至，汝當慎之。」守亮既至，衛公初見，未之敬。及與言論，分條析理，出沒幽賾，公凡欲質疑，亮已演其意，公大驚，不覺前席。命於甘露寺設館舍，自於府中設講席，命從事已下，皆橫經聽之，逾年方畢。既而請再講，講將半，亟請歸甘露。既至命浴，浴畢，整巾屨遣白公云：「大期今至，不及回辭。」言訖而終。公聞驚異，明日率賓客至寺致祭。適有南海使送西國異香，公於龕前焚之，其煙如弦，穿屋而上，觀者悲敬。公自草祭文，謂舉世之官爵俸祿，皆加於亮，亮盡受之，可以無愧。

李德裕鎮浙西，有劉三復者，少貧苦，有才學。時中使賚詔書賜德裕，德裕謂曰：「子為我草表，能立構否？」三復曰：「文貴中，不貴速得。」德裕以為然。三復又請曰：「中外皆傳公文，請得以文集觀之。」德裕出數軸，三復乃體而為表，德裕尤喜之。遣詣京師，果登第。其子鄴，後為丞相，上表雪德裕冤，歸櫬洛中。

段郎中成式，博學文章，著書甚多。守廬陵，嘗遊山寺，讀一碑，二字不過，曰：「此碑無用於世矣。成式讀之不過，更何用乎？」客有以此二字遍問人，果無知者。連典江南數郡，皆有名山：九江匡廬、縉雲爛柯、廬陵麻姑。前進士許棠寄詩云：「十年三領

郡，領郡管仙山。」盧陵時，為人妄訴，逾年方辯，乃退居於襄陽。溫博士庭筠亦謫隨縣尉，節度使徐太師留在幕府，與成式尤相善。嘗送墨一挺與庭筠，往復致謝，搜故事者凡幾函。成式子安節，娶庭筠女。安節仕至吏部郎中、沂王傅，善音律，著《樂府新錄》傳於世。

令狐綯自吳興除司勛郎中，入禁林。一夕寓直，中使宣召，行百步，至便殿，上遣內人秉燭候之，引於禦榻前賜坐，問：「卿從江外來，彼中甿庶安否？廉察郡守字人求瘼之道如何？朕常思四海之大，九州之廣，雖明君不能自理，常須賢佐，邇來朝廷皆未睹其忠藎。」綯降階俯伏，曰：「聖意如此，微臣便合得罪。」上曰：「卿方為翰林學士，所職者朕之誥命，向來之言，本不相及。」以玉杯酌酒賜綯。有小案置御床上，有書兩卷，謂綯曰：「朕聽政之暇，未嘗不觀書。此讀者，先朝所述《金鏡》，一卷則《尚書·禹謨》。」復問曰：「卿曾讀《金鏡》否？」對曰：「文皇帝所著之書，有理國理身之要，披閱誦諷，不離於口。」上曰：「卿試舉其要。」綯跪於御前誦之，至「亂未嘗不任不肖，治未嘗不任忠賢。任忠賢，則享天下之福；任不肖，則受天下之禍。」上止之曰：「朕每讀至此，未嘗不三復後已。《書》又云：『任賢勿貳，去邪勿疑。』是則欲致升平，當用此言為首。」綯奏曰：「先臣每言《金鏡》可為萬古格言，自非聰明之姿，無以探其壺奧。」上曰：「曩者知卿材器，今日見卿詞學。」顧中使曰：「持燭送學士歸院。」當時近臣恩澤無比，居歲餘，遂遷宰相。

宣宗因重陽，便殿大合樂，錫宴群臣。有御製詩，其略曰：「款塞旋征騎，和戎委廟賢；傾心方倚註，葉力共安邊。」宰臣以下應制皆和。上曰：「宰相魏暮詩最佳。」其聯云：「四方無事去，宸豫杪秋來；八水寒光動，幹山霽色開。」上嘉賞久之，魏蹈舞謝。

宣宗嗜書，嘗構一殿，每退朝，必獨坐內觀書，或至夜中燭灺委，禁中謂上為老儒生。

大中十二年，以左諫議大夫鄭漳、兵部郎中李鄴為鄆王已下侍讀。時鄆王居十六宅，夔、昭已下五王居大明宮內院。數日，追制，改充夔王已下侍讀，五日一入乾符門講讀。懿宗即位，遂停。

大中、咸通之後，每歲試禮部者千餘人。其間有名聲，如：何植、李玫、皇甫松、李孺犀、梁望、毛潯、具麻、來鵠、賈隨，以文章稱；溫庭筠、鄭瀆、何涓、周鈐、宋耘、沈駕、周系，以詞翰顯；賈島、平曾、李洮、劉得仁、喻坦之、張喬、劇燕、許琳、陳覺，以律詩傳；張維、皇甫川、郭鄴、劉庭輝，以古風著。雖然，皆不中科。

陸翺為詩有情思，其《閑居即事》云：「衰柳迷隋苑，衡門啼暮鴉；茅廚煙不動，書牖日空斜。悔下東山石，貧於南阮家。沈憂損神慮，萱草自開花。」《宴趙氏北樓》云：「殷勤趙公子，良夜竟相留；朗月生東海，仙娥在北樓。酒闌珠露滴，歌迴石城秋；本為愁人設，愁人到曉愁。」題鸚鵡、早鶯、柳絮、燕子，皆傳於時。登第累年，無辟召，一遊東諸侯，得錢僅百萬，而卒於江南。長子希聲，好學多才藝，勤於讀史，非寢食未嘗釋卷，中朝子弟好讀史者無及。昭宗時為相。

李郢有詩名，鄭尚書顥門生也。居杭州，不務進取，終(案：此下原闕一字)下郎官。初赴舉，聞鄰女有容，求娶之。遇有爭娶者，女家無以為辭，乃曰：「備錢百萬，先至者許之。」兩家具錢，同日皆至。女家無以為辭，復曰：「請各賦一詩，以為優劣。」郢乃得之。登第回江南，駐蘇州，遇故人守湖州，邀同行。郢辭以決意春歸，為妻作生日。故人不放，與之胡琴、焦桐、方物等，令且寄歸代意。郢為《寄內詩》曰：「謝家生日好風煙，柳暖花春二月天；金鳳對翹雙翡翠，蜀琴新上七絲弦。鴛鴦交頸期千歲，琴瑟諧和願百年；應恨客程歸未得，綠窗紅淚冷涓涓。」兄子咸通初守杭州。郢至，宿虛白堂，云：「缺月斜明虛白堂，寒蛩唧唧樹蒼蒼。江風徹曙不得睡，二十五聲秋點長。」

馬博士戴，大中初為太原李司空掌記，以正直被斥，貶朗州龍陽尉。戴著書，自痛不得盡忠於故府，而動天下之議。行道興詠，寄情哀楚，凡數十篇。其《方城懷古》云：「申胥枉向秦庭哭，靳尚終貽楚國羞。」《新春聞赦》云：「道在猜讒息，仁深疾苦除。堯聰能下聽，湯網本來疏。」

李字除果名、地名、人姓之外，更無有別訓義也。《左傳》「行李之往來」，註：「行李，使人也。」遠行結束，謂之行李，而不悟是行使爾。按舊文：使字作「卒」，傳寫之，誤作「李」焉。

漢四皓其一號角裏，角音祿，今多以「覺」呼者，非也。《魏子》及孔氏《秘記》、荀氏《漢紀》，慮將來之誤，直書「祿裏」。按《玉篇》等字書皆云：「東方為龡音，或作角；角亦音祿。」《魏子》、《秘記》、《漢紀》不書「龡」而作「祿」者，以其字僻，又慮誤音故也。李匡乂云：角裏當東方，何者？按《陳留志》稱京師亦號為灞上儒生，灞既在京師之東，則角裏為東方不疑矣。以字書言，角直宜作「龡」爾，然龡字亦作角，音覺者，樂聲也，或亦通用「龡角」之「角」字，是以今人多亂其音呼之。稍留心為學者，則妄穿鑿云：音祿之「角」，與音覺之「角」，點畫有分別。又不知角、龡

各有二音，字體皆同，而其義有異也。又《禮記》「君大夫鬠爪實於綠中」，鄭司農《註》云：「綠當為角，聲之誤也。」既雲聲誤，是鄭讀「角中」為「祿中」。「祿」與「綠」是雙聲，若讀角為覺，覺是腭際聲，綠是舌頭之聲。《註》復云：「角中，謂棺內四隅也。」據此則又似音祿之「角」與音覺之「角」義同。陸氏《釋文》、孔氏《疏》不能窮其聲義，亦但云：「綠當為『角』，漢之角裏，《禮》之『綠中』，皆當作『祿』音。」

《月令》，今人依陸德明說，雲是《呂氏春秋·十二紀》之首，後人刪合為之，非也。蓋出於《周書》第七卷《周月》《時訓》兩篇。蔡邕、《玉篇》云「周公作」。是《呂紀》采於《周書》，非《戴禮》取於《呂紀》，明矣。

《論語》：「宰予晝寢。」梁武帝讀為「寢室」之「寢」。晝，胡卦反，言其繪畫寢室，故夫子嘆「朽木不可雕也，糞土之墻不可杇也。」今人皆以為韓文公所說，非也。

又：「傷人乎，不問馬。」今亦云韓文公讀「不」為「否」，言大德聖人，豈仁於人不仁於馬？故貴人，所以前問；賤畜，所以後問。然「不」字上豈更要助詞？其亦曲矣，況又未必韓公所說。按陸氏《釋文》亦云「一讀至『不』字句絕」，則知其「不」為「否」，其來尚矣。誠以「不」為「否」，則宜至「乎」字句絕，「不」字自為一句。何者？夫子問「傷人乎？」乃對曰：「否。」既不傷人，然後乃問馬，其文別為一讀，豈不愈於陸雲乎？

稷下有諺曰：「學識何如觀點書。」書之難，不唯句度義理，兼在知字之正音、借音。若某字以朱發平聲，即為某字：發上聲，變為某字；去、入又改為某字，轉平、上、去、入易耳，知合發、不發為難。不可盡條舉之，今略指一隅。至如亡字、無字、毋字，並是正「無」字，非借音也。今見點書每遇「亡有」字，必以朱發平聲，其遇「毋」字亦然，是不知亡字、亾字、毋字、母字，點畫各有區別。亡從一點一畫一乚(原註：觀篆文當知矣，是以無字正體作亡)『亾』之『亾』中有人。『毋有』字其畫盡通也。『父母』字中有兩點。(原註：劉伯莊《音義》云：凡非父母之母，皆呼為無字，是也。義見字書)其「無」「」二字(原註：上無下既)，今多混書，陸德明已有論矣。

世人多謂李氏立意註《文選》，過為迂繁，徒自騁學，且不解文意，遂相尚習五臣者，大誤也。所廣征引，非李氏立意，蓋李氏不欲竊人之功，有舊註者，必逐每篇存之，仍題元註之人姓字；或有迂闊乖謬，猶不削去之。苟舊註未備，或興新意，必於舊註中稱

「臣善」以分別。既存元註，例皆引據，李氏續之，雅誼殷勤也。代傳數本李氏《文選》，有初註成者，有覆註成者，有三註、四註者，當初旋被傳寫之誤。其絕筆之本，兼釋音訓義，註解甚多，匡乂家幸而有焉。嘗將數本並校，不惟註之贍略有異，至於科段互相不同，無似余家之本該備也。因而比量五臣者，方悟所註直盡從李氏註中出。開元進表反非斥李氏，無乃欺心歟？且李氏未詳處，將欲下筆，宜明引憑證。細而觀之，無非率爾。今聊各舉其一端，至如《西都賦》說獵云：「許少施巧，秦成力折。」李云：「許少、秦成未詳。」五臣云：「古之捷人壯士，搏格猛獸。」施巧、力折固是捷壯，文中自解矣，豈假更言？況不知二人所從出乎？又註「作我上都」云：「上都，西京也。」何太淺近忽易歟？必欲加李氏所未註，何不云「上都者，君上所居，人所都會」耶？況秦地厥田上上，居天下之上乎？又輕改前賢文旨，若李氏註云「某字或作某字」，便隨而改之；其有李氏解而自不曉，輒復移易，今不能繁駁，亦略指其所改一字。曹植《樂府》云：「寒鱉炙熊蹯。」李氏云：今之臘肉謂之「寒」，蓋韓國事饌尚此法；復引《鹽鐵論》「羊淹雞寒」、劉熙《釋名》「韓雞」為證，「寒與韓同」。又李以上句云「膾鯉膮胎蝦」，因註云：「《詩》曰『魚鱉膾鯉』。」五臣兼見上句有「膾」，遂改「寒鱉」為「魚鱉」，以就《毛詩》之句。又子建《七啟》云：「寒芳苓之巢龜，鮹西海之飛鱗。」五臣亦改「寒」為「搴」，註云：「搴，取也。」何以對下句之「鮹」耶？況此篇全說殽事之意，獨入此「搴」字，於理甚不安。上句既改「寒」為「搴」，下句亦宜改「鮹」為「取」，縱一聯稍通，亦與諸句不相承接。以此言之，明子建故用「寒」字，豈可改為「魚」、「搴」耶？斯類篇篇有之，學者幸留意。仍知李氏絕筆之本，懸若日月焉。方之五臣，猶虎狗、鳳雞耳。其改字，有「翩翻」對「恍惚」，則獨改「翩翻」為「翩翩」，與下句不相收。又李氏舊本作「泉」及年代字，五臣貴有異同，改其字，卻犯國諱，豈惟矛盾也！

衡山五峰曰：紫蓋、雲密、祝融、天柱、石廩。下人多文詞，至於樵夫，往往能言詩。嘗有廣州幕府夜聞舟中吟曰：「野鵲灘西一棹孤，月光遙接洞庭湖；堪憎迴雁峰前過，望斷家山一字無。」問之，乃其所作也。

李華，字遐叔，以文學自名，與蕭穎士、賈幼兒為友。華作賦云：「星錘電交於萬緒，霜鋸冰解於千尋。擁梯成山，攢杵為林。」穎士讀之，謂華曰：「可使孟堅瓦解，平子土崩矣。」幼幾曰：「未若『天光流於紫庭，測景入於朱戶。騰祥靈於黯靄，映旭日之蔥蘢。』」華曰：「某所自得，惟『括萬象以為尊，特巍巍於上京。分命征般石之匠，下荊、揚之材，操斧執斤者萬人，涉磧礫而登崔嵬』，不讓《東》、《西》二《都》也。」時人以華不可居蕭、賈之間。

鄭(案：此下原闕二字)云：「張燕公文逸而學奧；蘇許公文似古，學少簡而密。張有《河朔刺史冉府君碑》，序金城郡君云：『莽華前落，槁瘞城隅。天使馬悲，啟滕公之室；人看鶴舞，閉王母之墳。』亦其比也。」公又云：「張巧於才，近世罕比。《端午三殿侍宴詩》云：『甘露垂天酒，芝盤捧御書。含丹同蝘蜓，灰骨慕蟾蜍。』上親解紫拂菻帶以賜焉。」蘇嘗夢書壁云：「元老見逐，讒人孔多。既誅群凶，方宣大化。」後十三年視草禁中，拜劉幽求左僕射制，上親授其意，及進本，上自益前四句，乃夢中之詞也。又聞杜工部詩如爽鶻摩霄，駿馬絕地。其《八哀詩》，詩人比之大謝《擬魏太子鄴中八篇》。杜曰：「公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吾詩曰：『汝陽讓帝子，眉宇真天人；虬髯似太宗，色映塞外春。』八篇中有此句不？」或曰：「『百川赴巨海，眾星拱北辰，』所謂世有其人。」杜曰：「使昭明再生，吾當出劉、曹、二謝上。」杜善鄭廣文，嘗以《花卿》及《姜楚公畫鷹歌》示鄭。鄭曰：「足下此詩可以療疾。」他日鄭妻病，杜曰：「爾但言『子章髑髏血模糊，手提擲還崔大夫。』如不瘥，即云『觀者徒驚帖壁飛，畫師不是無心學。』未間，更有『太宗拳毛騧，郭家師子花』。如又不瘥，雖和扁不能為也。」其自得如此。

太宗嘗出行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。帝曰：「不須，虞世南在，此行秘書也。」

虞公為秘監，於省後堂集群書可為文章用者，號為《北堂書鈔》。後北堂猶存，而《書鈔》盛行於世。

褚遂良為太宗哀冊文，自朝還，馬誤入人家而不覺。

沈佺期以詩著名，燕公張說嘗謂人曰：「沈三兄詩，須還他第一。」

代有《山東士大夫類例》，其非士族及假冒者，不見錄，署雲相州僧曇剛撰。後柳常侍沖亦明族姓，中宗朝為相州刺史，詢問耆舊，云：「自隋已來，不聞有僧名曇剛。」蓋懼見嫉於時，隱其名氏雲。

咸通中，進士皮日休進書兩通：其一，請以《孟子》為學科。有能通其義者，其科選同明經。其二，請以韓愈配饗太學，有唐以來，一人而已，苟不得在二十一賢之數列，於典禮未為備也。日休字逸少，後字襲美，襄陽竟陵人。少隱鹿門山，號醉吟先生。榜末及第，禮部侍郎鄭愚以其貌不揚，戲之曰：「子之才學甚富，如一日何？」皮對曰：「

侍郎不可一日廢二日。」謂不以人廢言也。官至太常博士。居蘇州，與陸龜蒙為友。著《文藪》十卷、《皮子》三卷。黃巢時遇害。其子仕錢鏐。

王維好佛，故字摩詰。性高致，得宋之問輞川別業，山水勝絕，清源寺是也。維有詩名，然好取人句。「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。」《英華集》中詩也。「漠漠水田飛白鷺，陰陰夏木囀黃鸝。」李嘉祐詩也小

柳芳與韋述友善，俱為史學。述卒後，所著書未畢者，芳續之。

李華作《含元殿賦》，蕭穎士見之，曰：「《景福》之上，《靈光》之下。」華著論言龜卜可廢，可謂深識之士。後以失節賊庭，故其文殷勤於四皓、元魯山，極筆於權著作，蓋心所愧也。

李翰文雖宏暢，而思甚苦澀。晚居陽翟，常從邑令皇甫曾求音樂。思涸則奏樂，神全則綴文。

大歷已後，專學者，有蔡廣成《周易》，強蒙《論語》，啖助、趙匡、陸質《春秋》，施士丐《毛詩》，袁彝、仲子陵、韋彤、裴茝講《禮》，章庭珪、薛伯高、徐潤並通經。其餘地裏則賈僕射，兵賦則杜太保，故事則蘇冕、蔣乂，歷算則董純，天文則徐澤，氏族則林寶。

楚僧靈一，律行高潔而能為詩。吳僧皎然，一名晝一，工篇什，著《詩評》三卷。及卒，德宗遣使取其遺文。中世文僧，二人首出。

韋應物立性高潔，鮮食寡欲，所居焚香掃地而坐。其為詩，馳驟建安已還，各得其風韻。

李益詩名早著，有《征人歌》一篇，好事者畫為圖障。又有云：「回樂峰前沙似雪，受降城外月如霜。不知何處吹蘆管，一夜征人盡望鄉。」天下亦唱為歌曲。

沈既濟撰《枕中記》，韓愈撰《毛穎傳》，不下史篇，良史才也。

張登為小賦，氣宏而密，間不容發，有織成隱起結彩蹙金之狀。

中世有造謗辭而著者(原註：雞眼、苗登二文)，有傳蟻穴而稱者(原註：李公佐《南柯太守傳》)，有妓樂而工篇什者(原註：蜀妓薛濤)，有家僮而善著章句者(原註：郭氏奴不記名)，皆事之異也。

進士為時所尚久矣，俊乂實在其中。由此者為聞人，爭名常切，為俗亦弊。其都會謂之「舉場」；通稱謂之「秀才」；投刺謂之「鄉貢」；得第謂之「前輩」；相推敬謂之「先輩」；俱捷謂之「同年」；有司謂之「座主」；京兆考而升之，謂之「等第」；外府不試而貢，謂之「拔解」；各相保任，謂之「合保」；群居而試，謂之「私試」；造請「權要」；謂之關節；激揚聲問，謂之「往還」；既捷，列其姓名慈恩寺，謂之「題名」；會醼為樂於曲江亭，謂之「曲江宴」；籍而入選，謂之「春關」；不捷而醉飽，謂之「打毷氉」；飛書造謗，謂之「無名子」；退而肄習，謂之「過夏」；執業以出，謂之「秋卷」；挾藏入試，謂之「書策」；此其大略。其風俗系於先進，其制置存於有司。雖然，賢者得其大者，故位極人臣常十有二三，登顯列常有六七，而元魯山、張睢陽有焉，劉辟、元翛有焉。

自開元二十四年，考功員外郎李昂為士子所訴，天子以郎署權輕，移職禮部，始置貢院。天寶則有袁成用、劉長卿分為棚頭。是時常重東府西監。貞元八年，李觀、歐陽詹以廣文登第，自後乃群奔於京兆矣。

貞元十二年，駙馬王士平與義陽公主不協，蔡南史、獨孤申叔播為樂曲，號《義陽子》，有《團雪》《散雪》之歌。德宗怒，欲廢進士科，後獨流南史而止。

或有朝客譏宋濟曰：「近日白袍子何太紛紛？」濟曰：「蓋因緋袍子、紫袍子紛紛化使然也。」

元和已後，文筆學奇於韓愈，學澀於樊宗師。歌行則學流蕩於張籍，詩章則學矯激於孟郊，學淺切於白居易，學淫靡於元稹，俱名元和體。大抵天寶之風尚黨，大歷之風尚浮，貞元之風尚蕩，元和之風尚怪也。

建中初，金吾將軍裴冀曰：「若禮部先時頒天下曰：某年試題取某經，某年試題取某史，至期果然，亦勸學之一術也。」

熊執易通《易》。建中四年，試《易簡知險阻論》。執易端坐剖析，聲動場中，一舉而

捷。